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流潋紫古典完美主义巅峰  
后宫小说的无上之作

# 后宫

甄嬛传 ③

流潋紫 著



# 后宫



## 甄嬛传



3

流潋紫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后宫·甄嬛传. 3 / 流潋紫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39-4150-5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11775号

责任编辑 柳明晔 徐 莺  
特约监制 孟 祎  
产品经理 张馨月  
特约编辑 王 晶

**后宫·甄嬛传. 3**

流潋紫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980mm 1/16

字数 289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150-5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第一章 朝政 001

※ 第二章 桃夭 012

※ 第三章 玉卮 020

※ 第四章 风声转 029

※ 第五章 春日凉 040

※ 第六章 桃花流水去 048

※ 第七章 蝉鸣逐风来 060

※ 第八章 霜冷匝地起 070

※ 第九章 冬雪未曾开 080

※ 第十章 燕双飞 091

※ 第十一章 火蔓 103

※ 第十二章 兰折 113

※ 第十三章 睡起莞然成独笑 123

※ 第十四章 君心半夜猜恨生 133

※ 第十五章 荆棘满怀天未明 144

# 后宫

※ 甄嬛传

3

※ 第十六章	不悟寻时暗销骨	154
※ 第十七章	诀别	164
※ 第十八章	甘露莫愁	171
※ 第十九章	厌听啼鸟梦醒后	178
※ 第二十章	雨霖铃	185
※ 第二十一章	故人来	191
※ 第二十二章	弦断无人听	200
※ 第二十三章	玉壶冰心	204
※ 第二十四章	三春晖	214
※ 第二十五章	青裙玉面如相识	222
※ 第二十六章	绝代有佳人	231
※ 第二十七章	青青河边草	239
※ 第二十八章	思存	245
※ 第二十九章	出其东门	250
※ 第三十章	不辞冰雪	256

※ 后宫品级次序表

267

## 第一章 朝政

恬嫔在醒来之后疯了，终日胡言乱语，吓得躲在宫中不敢出门。玄凌早已不大理会她，这样闹得宫中不安，便把她封在宫中不许出门，只请了太医为她诊治。只是她是失宠的嫔妃，又疯成这样，太医也不肯好好为她医治，不过是每日点个卯就走了。

我常常在宫中遥望恬嫔的殿阁，回想起那一日的唾面之辱，寒风中唾液留在面颊上一点一点风干的感觉依旧未曾有所消退，和那日在冷宫中所见的种种惨状一样牢牢刻在我脑海里，混着失子之痛和复仇之心，凝结成记忆里一个刻骨铭心的伤口。是！我与恬嫔，本是同病相怜之人，可是偏偏连这样的人都要苦苦相逼，我才能醒觉，若不是恬嫔的狠心践踏，若不是冷宫中芳嫔的凄惨境遇，我何以能那么快就决绝振作，某种程度上，亦是她们造就了今日的我。

于是吩咐了槿汐去冷宫传话，命那里的老宫人特别照顾芳嫔，把她迁去干净一点儿的处所，一应的穿衣饮食出纳皆由我宫中支给。对芳嫔，不仅是一点儿同病相怜的照应，更是前车之鉴般的警醒。若我当日一味沉沦，那么我将是这宫里第二个芳嫔，身处冷宫，等死而已，亦不会有人来同情我半分。又让人善待恬嫔的饮食起居，只不许治好她的疯病。

槿汐很奇怪我对冷宫中芳嫔的额外照拂。我拈了一枚金橘吃了，面色沉静如

水，道：“我想起她常常会心惊，若我当日一着不慎，任由自己任性失落，恐怕以后和她一起居住在冷宫的人就是我了。”

槿汐默然，只是道：“不知恬嫔如何得罪了娘娘，竟然吓成这样。”

我微微冷笑：“她是怕我效仿吕后把她制成‘人彘’呢，竟然吓成这样。早知今日，她想必很后悔当日那么对我。”

槿汐微笑，道：“恬嫔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是想后悔也不能了。”

正和槿汐说话，佩儿打了帘子进来道：“外头陆昭仪来了，急着求见娘娘呢。”说着奇怪道，“这位陆昭仪从来和咱们没来往的，今日好好的怎么过来了，是为她那疯了的表妹恬嫔来的么？”

我抱着手炉道：“天寒风雪大，她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她那表妹。你可知道，她表妹疯了这几日，她可一眼也没敢去看过。”我叹息，“什么叫世态炎凉，这便是。事关自身，连姑表姐妹也可以置之不理的。”

我转身折回暖阁睡下，对佩儿道：“本宫没空儿见她，你且去告诉她，她表妹的事不会牵累她，但是本宫也不愿再见她，更不愿见面还要以她为尊了——她自然明白该怎么做。”

槿汐看着我吩咐了佩儿，又见她出去，方道：“娘娘为人处世似乎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了。”她低首，“若在从前，娘娘是不屑于应付陆昭仪这样的人的。”

殿前一树绿萼梅开得如碧玉星子，点点翠浓。在冬雪中看来，如一树碧叶荫荫，甚是可观。我把脚搁在错金暖笼上取暖，斜倚着软垫徐徐道：“有因必有果，从前我便是太好性子了，处处容着她们，以致我稍见落魄，便个个都敢欺凌到我头上。今日是杀一儆百，给那些人一个提醒，本宫也不是一味好欺负的。”

槿汐小心道：“娘娘从前的确是太过宽仁了。只是今日的娘娘似乎有昔日华妃娘娘之风。”

宫中侍女如云，但是敢这样和我说话的，也唯有槿汐一个。我也不恼，只道：“华妃是一味地狠辣凌厉，铁腕之下人人避退，这并非好事。但是用于对付后宫异心之人，也颇有用处。华妃能够协理后宫这么多年，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不能因为憎恨她而忽视她身上的长处。如今我复起，有些地方不能不狠辣，而华妃的处事之风，我也该取其精华而自用。”我微微叹息，“从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时今日，也该换一换了。”

槿汐这才松快笑道：“娘娘如此打算，奴婢也放心了。只望娘娘能万事顺遂，再不要受苦了。”

陆昭仪的手脚倒快，第二日便上书帝后，声称自己入宫年久，无所诞育，又性喜奢侈，多用金玉，虚耗国库，忝居九嫔之首。自请辞去一宫主位，降为从四品五仪之末的顺仪，搬去和恬嫔一同居住。

玄凌只怕早不记得陆昭仪是谁，自然没什么异议。皇后虽然有些疑问，只是奈何陆昭仪再三坚持，也只得由她去了。

当然，我还记得她身边那个为我不安的单纯的小宫女燕儿。那是在那场尴尬和羞辱中唯一给予我同情的人，尽管我并不需要同情。跟着陆顺仪迁居并不会给她这个小小的宫女带来任何好处，而她所表示的一点儿同情仍旧是我所感念的，于是，我便让姜忠敏把她送去了欣贵嫔处当差。欣贵嫔个性爽朗，是很善待宫人的。这样，燕儿也算有了个好的归宿。

如此一来，皇后之下只有敬妃、端妃和慕容妃。端妃和慕容妃形同避世，便只有敬妃还主事。九嫔只剩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李修容，接下来便是我和欣贵嫔了。我在宫中的地位也愈加稳当。

而当我在后宫翻云覆雨、荣华得志的时候，前朝却渐渐地不太平了。

起因不过是一件小事。三日前汝南王玄济在早朝时不仅迟到且戎装进殿，这是很不合仪制的。朝殿非沙场，也非大战得胜归来，以亲王之尊而着戎装，且姗姗来迟，不过是耀武扬威而已。玄凌还未说什么，言官御史张霖便立即出言弹劾，奏汝南王大不敬之罪。

汝南王为朝廷武将之首，向来不把开口举笔论孔孟的文臣儒生放在眼里，因此朝中文臣武将几乎势成水火，早已各不相融。而言官有监督国家礼仪制度之责，上谏君王之过，下责群臣之失，直言无过，向来颇受尊崇。

汝南王生性狂傲，何曾把一个小小的五品言官放在眼里，当朝并未发作，可是下朝回府的路上把张霖拦住，以拳击之，当场把张霖给打昏了。

此事一出，如巨石击水，一时间文人士子纷纷上书，要求严惩汝南王，以振朝廷法纪，而汝南王却拒不认错，甚至称病不再上朝。

汝南王势大，声势日盛，玄凌已经忧心不已，此事更是加深朝中文武官员的对立，一旦处理不好，便是危及朝廷的大事。为了这个缘故，玄凌待在御书房中整整一日没有出来。

事涉汝南王及慕容一族，我便有些忧心，于是命流朱准备了燕窝做夜宵，一同去了仪元殿。



奏事的大臣们已经告退，玄凌一个人静静地靠在阔大的蟠龙雕花大椅上，仰面闭目凝神。我只身悄悄进去，将燕窝从食盒中取出来。他闻得动静睁目，见是我，疲倦地笑笑，道：“嬛嬛，你来了。”

我温婉微笑：“没有吵到皇上吧。”

他摇头，道：“这几日的事你也该听说了吧？”

我微微颌首：“是。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臣妾虽居后宫，也知晓一二。不过朝政纵然烦扰，皇上也要好好保养身子才是。”我把燕窝递到他面前，含笑道，“臣妾亲自炖了好久的，皇上与众臣议事良久，且尝一尝润润喉咙好不好？”

他闻言微笑，接过舀了一口道：“好甜！”

我蹙眉，也舀了一口喝下，疑惑道：“不是很甜啊。皇上不爱吃太甜的东西，臣妾就没有多放糖。”

他的眉舒展开来，伸一伸手臂笑道：“甜的不是燕窝，是你亲自炖燕窝的心意。”他翻过我的手，道，“这回手没有烫伤吧？”我心下微微一动，他已继续说下去，“记得你第一次为朕炖燕窝，还不小心烫红了手。”

心中微觉触动，早年的事，他还记得这样清楚。眼前仿佛有一瞬的飘忽，眼见着满室烛光通明，好似皎洁的月色和着红萝火炭的暖意和龙涎香的甘馥在空气之中似水流动，光明而寂静。心里沉沉的，于是道：“臣妾哪里还这样不小心呢，那次是心急了。”

说话间他把一盏燕窝喝了个底朝天，道：“汝南王殴打言官一事你已知晓，那么——你觉得朕该如何处置，是否要依律秉公处理责罚汝南王？”

心中刹那千百个念头转过，思绪紊乱，只要我说让他依律秉公处理，责罚汝南王就可以么？大仇得报的第一步啊。然而片刻的转念，很快宁神静气道：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当然要依律秉公处理，但——不是责罚汝南王。”

他微眯了眼，凝视着我，颇感意外地“哦”了一声，道：“朕以为你会建议朕责罚汝南王的，你且说来听听。”

我含着笑意看他：“皇上不怪臣妾妄议政事之罪么？”

他道：“不妨，朕就当听你闲话一般，绝不怪罪。”

我调匀微微急促的呼吸，站在他身侧曼声道：“臣妾不会因为私心而让皇上责罚汝南王。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人心，化解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而无论哪边伤了，归根结底伤的是国家的根本。而目下处罚汝南王，只会挑起朝廷武将更多的不满。武将可是手握兵权的。”

玄凌右手抵在颌下，慢慢思量。我继续道：“皇上其实大可不必以处罚王爷来平息这件事，若这样做，不过是顺了哥情失嫂意，终究是一碗水端不平。文臣群情激愤不过是想要个说法，皇上便只要给他们一个说法就可以，最好的便是让王爷登门谢罪。”

玄凌微有吃惊之色，摆手苦笑道：“你要让汝南王去登门谢罪？他那么心高气傲，简直不如杀了他罢了。”

我抿嘴一笑：“那倒也未必了。”我转至他身后，轻轻摆一摆衣袖，温软道，“王爷征战沙场，为国杀敌，可算是个英雄。那么英雄呢，最难过的是哪一关？”

他拊掌大笑：“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这个机灵鬼，亏你想出这一着儿来。”

“皇上也知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呀！”我笑道，“臣妾哪里知道什么国家大事，知道的不过是些妯娌间鸡毛蒜皮的事情。王爷畏妻如虎，自然是唯妻命是从，若让汝南王王妃去劝，自然是无往而不利的。臣妾曾与汝南王王妃有过一面之缘，知道她并不是一个悍妒无知的妇人。”

他想着有理，却很快收了笑：“那么，谁去劝汝南王王妃呢？”他虽是问，目光却落在了我身上。

他自然是想我去的，那么他开口提出来和我开口提出来都是一样的结果，与其这样，不如我来说更好，一来显得我知他心意，二来也能分忧，于是道：“皇上若不嫌弃臣妾无能，臣妾就自告奋勇了。”

他果然笑逐颜开，伸手把我搂在怀中，低笑道：“后宫之中，唯有嬛嬛你最能分忧解难。那些大臣拿了朕的俸禄，哄乱闹了半天，只能说出罚与不罚的主意，当真是无用之极。”

我含了七分的笑，三分的娇嗔，道：“臣妾只是后宫中一介区区妇人，哪里是自己的主意呢，不过是皇上的心意被臣妾妄自揣测却又侥幸猜中了而已。那些大臣熟悉的是书本伦理，臣妾熟悉的却是皇上，所以皇上的天意臣妾还能揣测两分，大臣们却猜不到了。臣妾心想，皇上是最想朝廷安稳的，怎么会为文臣责武将或是压抑文臣而纵容武将呢？”

玄凌喟叹道：“嬛嬛，果然是你知道朕的心意。”他忽然皱眉，“可是汝南王迟早是要办了的，否则朝廷将皆是他的党羽，丝毫无正气可言，朕的江山也不稳了。”

果然，他是有这个心思的。心里萌生出一缕希望，道：“皇上有此心，则是

黎民与江山之大幸。可是如今，还不是可以除去他的时候。”

他凝望着我，眼中有了一丝托付的神色：“嬛嬛，朕决意待此事有所平息后让你的兄长出任兵部为官，执朕近身侍卫羽林军的兵权。”心微跳得厉害，授予哥哥羽林军的兵权，是要分汝南王之势了。玄凌正色道：“光你兄长还不够，不与汝南王亲近的有才之将，朕都要着意提拔。只是，不能太早打草惊蛇，还要着意安抚，所以此事还颇有踌躇之处。”

的确，若打草惊蛇，那就不只前功尽弃这样简单了。我用心思谋，沉思许久道：“汝南王与王妃都已是加无可加的贵重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看来只有在他子女身上下功夫了。”

玄凌眼中闪过灼热的光芒，喜道：“不错。他的王妃生有一子一女，长女为庆成宗姬，今年刚满十二，朕有意破例封她为帝姬，然后封汝南王之子为世子，以承父业。”

我点头微笑：“皇上英明，主意也甚妥。不过，臣妾想不仅要封帝姬，而且封号也要改，就拟‘恭定’二字，也算是时时给她父王提个醒，要‘恭敬安定’。自然了，皇上也是想不动干戈而化解兄弟阅墙之祸的，只看王爷能不能领会天恩了。并且恭定帝姬要教养宫中，由太后亲自抚养——将来若有不测，也可暂时挟制汝南王。”

他着意沉思，片刻欢喜道：“不错，就按你说的，朕着即拟旨就是。”他说完，不觉微有轻松之态，一把打横抱起我打开门便往东室走，在我耳后轻笑道，“你方才说英雄难过美人关……”

我低笑，推一推他道：“皇上尽会拿臣妾开玩笑，臣妾哪里算什么美人呀。”嘴上说着，心里却寻思着要寻个由头推诿了他去。昨晚刚与他燕好，为亲疏有致、欲拒还迎的缘故，也该有一两日不和他亲近才好。

正要进东室，侧首见李长面带焦虑之色，疾步跟在身后轻声提醒道：“皇上，皇上，您今晚已经选了安小媛侍寝了。”他迟疑着，“小媛那边已经几次派人来问过了。”

玄凌“哦”了一声，似乎是恍然想起，想一想道：“那你去告诉她，叫她今晚不用过来了，早些歇息就是。”

他那思量的片刻，我已从他怀里轻盈跳下，正一正发上直欲滑落的珠花，道：“安妹妹新得皇上的宠幸不久，正是该多多垂怜的时候，怎好让她空等呢？还是臣妾告退吧。”说着转身欲走。

玄凌一把拉住我衣袖道：“先不许走。”神色一肃便要吩咐李长去回绝陵容。我反手牵着他的衣袖软语轻笑道：“不晓得这个时候安妹妹怎么眼巴巴盼着皇上驾临呢，皇上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可不能失信于她啊。”

他神色一晃，略略笑道：“可是联想和你……”

我微笑着坚持道：“只要皇上想着臣妾就好了，臣妾怎么会与安妹妹争朝夕之长短呢。”他无可奈何于我的坚持和推诿谦让，遂含笑答应了，目送我离去。

夜晚很冷，元宵节过后的冬夜，依旧飘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在轿辇中笼着鎏银飞花暖炉，十分暖和。抬轿内监的靴子踩在雪地里有些轻微的“咯吱咯吱”声，不闻些微人语。

我打起帘子，送陵容去仪元殿东室的凤鸾春恩车正巧自身边经过，驾车人手中火红的大灯笼在茫茫雪色中随风摇曳，车轮在雪地上隆隆地驰过去，车前的琉璃风灯和着风雪彼此碰撞，发出悦耳的叮咚之音，顺着风远远飘出，泠泠作响。

我放下帷帘，静静安坐。谁侍寝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能否握住玄凌的心。

两日后与贺氏那一会，才是真当要紧的。此时此刻，一定不能给些许机会让汝南王有反举，否则死的不仅是我和玄凌，更有苍生万众。没有了命，遑论报仇安身？我一定要细细筹谋。

汝南王妃贺氏进宫那一日是来皇后处请安的，见我微笑坐于皇后下首，有些微的吃惊，很快坦然微笑道：“娘娘身子痊愈了？妾身恭喜娘娘。”

我和气微笑道：“元宵那日看见王妃随宫廷命妇进宫朝贺，很想和王妃交谈几句，只可惜有事在身耽搁了，真是遗憾。”

贺氏笑道：“娘娘金贵之身，妾身怎敢胡乱越众扰了娘娘。”

我轻笑：“论纲常是这么说，可是论家礼本宫还得尊称王妃一声‘三嫂’呢。何况现在都是自己人，本就该亲亲热热的。”

贺氏朝皇后道：“皇后娘娘近来气色很好呢。”

皇后抚一抚脸颊，眉眼含笑道：“王妃真是会说话，本宫倒瞧着王妃生了世子之后精神更好了呢。”

贺氏颇感意外，道：“世子？皇后娘娘是在打趣妾身么？予泊才六岁，怎能是世子呢？”

皇后春风满面，道：“这才是皇上的隆恩呀！皇上在诸位子侄中最喜欢泊

儿，泊儿虽然年幼，却是最聪颖的，所以皇上想尽早册封他为汝南王世子，好好加以教养，日后也能跟他父王一样，安邦定国，兴盛我朝。”说着与我互视一眼。

为人父母多是偏疼幼弱之子的，贺氏也不例外。她又惊又喜，满脸抑制不住的喜色，连忙起身谢恩。皇后笑着接口道：“这还不止呢，皇上的意思是好事成双，还要破例封庆成宗姬为帝姬，连封号都拟定了，为‘恭定’二字，就尊为恭定帝姬，由太后亲自抚养。”

贺氏原本听得欢喜，但闻得要交由太后抚养，不由得面色一震，忙道：“多谢皇上圣恩，可是妾身的女儿晚衣才十二岁，十分不懂事，若册为帝姬由太后抚养，只怕会扰了太后清养，不如请皇上收回成命吧。”

贺氏这样的推辞本在意料之中，皇后看我一眼，于是我轻轻含笑道：“皇上膝下子女不多，宫中唯有淑和与温宜两位帝姬，皆年幼尚未长成。王妃的庆成宗姬能入宫养育是喜事，我大周开朝以来，听闻只有开国圣祖手里有封亲王之女为帝姬的例子，那也是在即将成婚之际，照应夫家的门楣脸面。像庆成宗姬一般少年册封的，在咱们皇上手里还是第一例呢。”

贺氏微有沉吟，待要再说，皇后已经敛衣起身道：“本宫也有些累了，王妃请回吧。皇上的圣旨晚上就会到王府了。”

皇后笑吟吟离去，我亦告辞回宫。脚步故意放得缓慢，施施然走着。皇后处已无转圜之地，贺氏必会来求我去劝玄凌。

果然未出殿门，贺氏追上来道：“天色还早，想去娘娘宫里坐坐，不知娘娘可欢迎？”

我含笑道：“王妃越发客气了，最喜欢王妃不请自来呢，要不反倒生分了。”

一路进了莹心殿，贺氏环视四周，点头笑道：“果然气象一新，不似往日那般了。”

我命人上了茶，笑吟吟道：“这茶是‘雪顶含翠’，刚五百里加急送来的。王妃尝尝可还能入口？”

贺氏喝了一口茶，并无半分特别欢喜的神色，不过是平平如常的样子，只道：“还好。如今宫中娘娘最得圣意，自然样样都是最好的。”

我在她对面安坐下，看她神色已是心中有数，笑着道：“王妃今日也是喜上加喜呢。”

贺氏闻言神色一黯，道：“要妾身母女骨肉分离，这可怎么好呢？皇命不能擅违，妾身只好求娘娘去劝劝皇上，成全妾身母女吧。”她见我只是沉吟，又道，“实在不行，只能让我们家王爷去跟皇上求情了。”

我原晓得这事情不容易办，才请了皇后开口，再由我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否则这件事若是经我的口传达玄凌的旨意，那再劝她也听不进去了。而万一贺氏不肯，汝南王也必定不肯，那这安抚以图后谋之策，就再无法为继了。

我也不答她这件事，只指了指这宫宇栋梁，道：“本宫与王妃相见算上今日也不过只是第三次，心里却是把王妃当作骨肉至亲的。想当日本宫小产之后备受冷落，万事萧条，受尽白眼。凄凉之中唯有王妃不避嫌疑来看望本宫，还赠送本宫人参补养身体，本宫一直铭记在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报王妃的雪中送炭之情。”

这番话说得动情，她连连颌首道：“娘娘是贵人，竟然还记得这事。”

我道：“这是当然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就是本宫回报王妃的时候了。”

贺氏面露喜色，道：“娘娘愿意为妾身去请求皇上么？”

我摇头：“本宫是为王妃考虑，还请王妃遵从圣旨，由太后抚养帝姬。”

贺氏蹙眉，话中略带了气，道：“这是怎么说？”

我平心静气道：“王妃既为人母又为人妻，自然时时事事都要为夫君、子女打算，以他们为先。王妃你说是不是？”

她点头：“为人妻子为人母亲的确是不易，何况是身在皇家宗室呢。”

我与她面对面坐着，注视着她道：“前几日王爷殴打言官一事，王妃可有听闻了吗？激起的民愤不少呢。我朝一向文武并重，又格外重视言官之职，言官连对皇上也可以直言上谏。王爷这样做，实在是失妥当的。”

贺氏叹一叹，只说：“王爷的性子是急了点儿，妾身也劝过好几次了。只是那言官也糊涂了些，这样当众口不择言，不顾王爷的面面。皇上跟王爷可是亲兄弟呢。”

我笑着劝道：“就是因为是亲兄弟啊，皇上是有十分的心维护王爷的。可是民愤也要平一平，毕竟是王爷先动了手，皇上也不能一味地护着王爷呀。何况若护得多了，王爷反遭人闲话，于王爷自己的名声也不好听。”

见她微有所动，我忙趁热打铁道：“所以，皇上既要维护皇家的颜面，又要给天下文人一个交代，希望王爷能登门向张霖致歉，一则是亲王的风度，二则也

表示王爷并不轻视天下文人。此事也算平息了。”

贺氏连连摆手道：“不可不可，王爷的性子只有别人求他，哪有他去给人道歉的呢。”

我道：“王妃身为人妻，自然要为王爷打算。那些文人最爱动笔杆子，王爷一世武功可不能因为他们而留下千古骂名啊。何况廉颇向藁相如负荆请罪那还是美名呢，连王妃常看的戏上都有。”我见她颇为所动，又道，“男人家总是容易冲动莽撞，做事就顾前不顾后了，所以得我们女人提点着，在后头帮着，才能让他们顺畅安心。王妃顾念王爷，就得在这事上好好劝一劝王爷。”

贺氏缓缓点头，抿了抿嘴道：“可是也不能叫王爷委屈了啊，王爷一向心性最高的。”

我亲自递了两块点心到贺氏手中，殷殷道：“是啊，皇上也是这样想的。王爷是有功之臣，又是亲兄弟，怎么好委屈了呢。所以才要尽早封泊儿为世子，封晚衣为恭定帝姬。这才是王爷的体面啊。”

“只是封了帝姬就要住在宫里，妾身这个为娘的……”

我忙抚慰道：“淑和与温宜两位帝姬年弱尚不能承欢太后膝下，太后病中最喜欢有善解人意的孩子在身边陪伴。皇后与本宫也想日日陪伴太后，可终究没那么可人了。皇上也是忙于国事，抽不出身时时陪在太后身边。帝姬若能替皇上与皇后奉养太后，那可是纯孝之至啊。将来帝姬成婚册封为公主，那可是再尊贵体面不过了。”我又追上一句，“皇上虽说是要维护王爷的，可王爷到底动手打了人，那张霖到现在也起不了床，皇上终究是有些生气的。而且王爷性子耿直，难免不被人抱怨，若有帝姬时时在皇上面前劝说调和几句，岂不更好？本宫也会对皇上说，让王妃时时能进宫看望帝姬，想什么时候进宫便进来，这可好？”

如此一番口舌劳作，贺氏终于应允去劝说汝南王，也应允女儿入宫。

事后第三日，汝南王便亲自登门向张霖致歉，虽然只是草草了事，事情到底也平息了不少。而恭定帝姬，也选定了吉日准备行册封之礼入宫侍奉太后了。

是夜玄凌在我处，说到此事也颇感欣慰，道：“朕原也为你捏了一把汗，只怕她不肯，那这番心思也白费了。没想到这样顺利就成了，嬛嬛，你可帮了朕不小的忙。”

我笑：“皇上不用夸臣妾，能为皇上分忧是应当的。何况前朝的事臣妾不懂，也帮不上，只有这些命妇妯娌间的事还能帮上些许。”

我盈盈笑着为他斟上一壶“雪顶含翠”，茶香袅袅。他饮了一口，细细品味

着道：“果然是好茶。”他握着我的手笑道，“朕晓得你喜欢这个茶，特意挑了最好的给你，还喜欢么？”

我微笑坐于他膝上，看着那一汪如翡翠的颜色，轻轻笑道：“臣妾当然喜欢。今日汝南王王妃来臣妾也泡了此茶款待，可惜王妃似乎不以为然的样子，怕是不合口味。臣妾还以为要冷场，幸好王妃也没有介意，要不臣妾可就难辞其咎了。”

玄凌本蓄了笑意听着，待得听完，神色已经黯沉了下来。

朝外所有贡品，宫廷有的，汝南王府必有，甚至更佳。玄凌不会不晓得。

他的厌恶和忌讳，于是更深了一层。



## 第二章 桃夭

汝南王殴打言官一事总算平静了，可在一向尊崇言官的大周，这件事的梁子到底也是结下了。虽然草草去道了歉，但为着这草草，文官们私下里还是愤愤不平。汝南王自然是不会理会的，也不屑于理会。册世子和晋封帝姬一事更是办得花团锦簇、极尽热闹奢华。钦仁太妃看不过眼，曾在私下发牢骚道：“就算是帝姬下嫁册封公主，也没有这样热闹排场的，当真是逾越得过分。”而玄凌虽然没有开口说什么，但是对于这次为平息事态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加封，心里很不忿。

我什么也不做，亦不多言，只是袖手旁观。玄凌要除去汝南王玄济已是志在必得，早已发芽生长的种子，我又何必再去多费力拔苗助长，恰当的时候记得浇一浇水、施一施肥就可以了。

汝南王有这样显赫荣耀的喜事，自然是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在他的松于防范之下，玄凌借口紫奥城冬夜戍守的兵士时常偷懒打盹儿或是偷偷喝酒聚赌，便让我兄长执掌了皇帝近身侍卫羽林军的职权，时常在寒冷冬夜里和士兵一同戍守宫禁，在外人眼里，这着实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

冬雪初霁，淡薄如云影的阳光暖暖一烘，便渐渐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仿佛经过一场绵绵春雨的润泽，上林苑的柳绿桃红、蜂缠蝶绕便一下子充盈了整个后宫